

第十六回 打破疑團舊朋友與新朋友一家完聚 參通妙想大姨夫共小姨夫兩姓姻緣

詞曰：

菩薩由來能化身，無端變幻百花春。今朝方見佳人面，執政原多屈膝臣。把臂舊，畫眉新，兩姨四姓一家親。水窮雲起文章盛，瑞鳳祥麟樂至尊。

右調《鷓鴣天》

話說雲、水二學士，心中疑惑不決，要來問文尚書、章太僕緣故，急急忙忙，方才走到。與二人施禮畢，只見兩乘轎子抬進來，竟到裡面去了。後面跟的是相家書僮，對了二學士微微一笑，也自進去了。文尚書問道：“二學士適從何來？太陽幾欲西下，猶棲棲不憚煩若此？”二學士回答道：“侄輩正有疑事請教。”尚書、太僕道：“二位有何疑事？試言其詳。”二學士道：“侄輩前日言婚相氏，原非著意必成。承人趨秋兄形容過美，欲促侄輩往探，誠不欲以名爵之貴，誇耀於彼，故以雲、水一姓，易為巫、藍。昨晚人趨往訂娶期，彼以易姓可疑，必欲再識一面，侄輩只得復造其門。不意石兄同相兄竟以姊妹相稱，攜手入內。此中殊不可解。今特請問：石霞文果是令坦，與相水蘭果是義弟兄？是一是二，是假是真，望乞明示。”章太僕笑道：“論起石霞文，是尚書的令郎，老夫的小婿。原其始則老夫之義兒，又是假婿。尚書的令坦，又是愛女。”文尚書也笑道：“就是相水蘭，雖則與小女為姊妹，實是小女的夫人。石霞文雖與小女為夫妻，小女實是伏他。以娶了太僕的令媛，以為一則何嘗不是一，以為二則何嘗不是二，以為真則何嘗不是真，以為假則何嘗不是假？二位學士請自思之。”兩個聽了叨叨說話，帶水拖泥，疑得不耐煩了，便道：“據章老伯說，則石霞文就是文小姐了，怎麼又說是令坦？據文老伯說，則水蘭、霞文就是姊妹了，怎麼又說是夫妻？難道相水蘭是文小姐，石霞文還是石霞文？又難道相水蘭是石小姐，他哥妹二人竟在那裡假作姊妹相稱麼？”尚書、太僕笑道：“此中緣故，連老夫也都不曉得。雲學士要曉得文小姐是真假，除非仍問石霞文；要曉得石霞文真假，畢竟親問文小姐。水學士要知石小姐真假，除非仍問相水蘭；要知相水蘭真假，畢竟也要親問石小姐。不然，到底不能明白。”話猶未畢，只見方才進去的二僮道：“兩位相小姐請二位老爺說話。”尚書、太僕別了兩個學士進去，他兩個坐著不去，只管胡猜亂想。

你道：明明的，為何只管疑惑？只因文小姐假扮的石相公，雲學士自虎丘相會以至今日，會過幾遭，所以再不疑心。就是文小姐，水學士倒疑到了。雲學士搖手道：“決不其然！決不其然！若是文小姐，小弟虎丘之時並乃尊亦不認得，難道此時也就是文小姐麼？況他哪裡曉得小弟，就假扮男人，與我訂盟？且何老官分明說嫁了石相公，投託太僕，真知灼見，豈有漏我的道理？”水學士被他一頓說，沒得開口了。

只見尚書、太僕出來，太僕道：“方才乘轎進去的，原來是相家兩小姐，聞小女亦許配二位，竟來講明先後嫡妾的道理。那相小姐賢哲得緊，他的議論倒妙。說文、石二位小姐，既繫二位學士先訂之婚，自然先娶，要讓他。即受誥命，亦要讓他。自己同小女情願後娶，情願作妾。若是二位學士不肯娶文、石二位小姐，情願陪伴一世，結為姊妹，再不嫁人。叫老夫傳言，二位學士意下何如？”二位學士聽說罷，倒呆了，沒法回答。文尚書大笑起來，道：“老夫想二位學士決不肯娶小女與霞文之妹了，不如說明白了罷。”二位學士忙鞠躬道：“若得說明，感恩非淺。”尚書道：“你說石霞文是哪個？”二學士道：“小侄不曉得。”尚書道：“石霞文就是小女文若霞，相水蘭就是兒婦湘蘭了。你道相家二位小姐又是哪個？”二位學士道：“不曉得。”尚書道：“一個就是小女的夫人湘蘭，一個就是湘蘭的丈夫文若霞了。”太僕也說道：“你道兩個小女又是何人？”二學士言：“實不曉得。”太僕道：“一個是尚書令媛文若霞，即老夫小婿，又名雲湘夫，即是石霞文。一個是老夫小女章湘蘭，即尚書媳婦相水蘭了。故有時夫妻相待，有時以姊妹相稱，實無奇異。二位如今可曉得否？”二位學士，如夢方醒，如睡初覺，才大驚道：“如此說來，反反復復，顛顛倒倒，一個不過是文老伯的令媛，那石霞文之說竟是子虛大人了；一個不過是章老伯的令媛，那石霞文之妹、相氏之兄竟是烏有先生了。侄輩向來如在混沌之中，莫知所始，莫知所終。請得將始終之事，一悉其詳。”那尚書、太僕哈哈大笑，立起身來道：“小女一個失身於石霞文，一個失節於雲湘夫，二位學士斬釘截鐵的不肯娶了，就把始終言之無益矣。”說罷竟哈哈大笑，進去了。二位學士曉得有些不悅，追思前事，懊悔無及。此時日之夕矣。兩人寂寂寥寥，坐在太僕家中，又無人出來相留，連小廝也不見一個。沒奈何，只得淒淒涼涼如下第秀才回家。只覺得一步懶一步，走不動。

此時，因叫松風、青峰看守院中，不曾帶去，二僮見天色已晚，不見回來，忙來打探。遠遠見回來了，笑嘻嘻迎上來道：“老爺怎麼此時才回？”二學士也不回言，到了院中。悶悶不悅，夜膳也吃不下，到了更余還不肯睡。松風便問道：“老爺今日欣然而去，怎麼悶悶而回？莫非怪小廝們不來找尋麼？”學士道：“難道我與水爺兩人是三歲小兒，要你找尋？”松風戰兢兢道：“既如此，怎的這等不快？”水學士只得把前項事一一說知。松風與青峰也都驚疑起來，道：“文小姐怎的這等奇幻得緊，把兩位老爺置在暗室中，竟是沒一些亮光。直到今日開了天窗，方才照見。如今優也沒用，愁也徒然，不若明日央人去相求便了。”水學士道：“只是前日決決裂裂回來了，如今怎好意思央人去說？”松風道：“總之是文小姐膽智甚巧，向來被他瞞過。然此番無非因二位老爺不能參透，勒嘴刁蹬，使老爺輩也覺難為情耳。前日，萬老爺自己許允的。”兩個方才大悟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方才睡了。正是：

做了愚人，不識佳人。難見佳人，要求丈人。須央故人，再作冰人。若要佳人，做個矮人。

到了明日，雞尚未啼，絕早起來，坐以待旦。天略放光，即往萬頌公寓來。哪知門尚未開，只得做個僧敲月下。萬頌公聞知，心中早已明白為著這事了。相見後，忙問道：“二兄絕早見顧，畢竟朝中有什麼大事了？”兩個笑道：“欽娶正務，尚未曾完，朝事哪裡有工夫預知。”頌公笑道：“是了是了，佳期在邇，敢是預備喜筵，二兄親來邀小弟赴筵了。請先回，小弟隨後梳洗即來。”二學士只管唉聲，又不好開口，轉虧松風插嘴道：“萬爺不要難為兩個老爺了。其實為文小姐、石小姐親事要央求萬老爺去說，故此早來相求。”萬總兵道：“你這小廝，倒會遊嘴。你家兩位老爺悉聽欽意取裁，先娶相小姐，後娶章小姐。文、石二小姐決不受他牢籠了。前日我竟被他所愚，今日你這小廝又來愚我麼？”二學士方才大笑道：“萬兄不要見罪小弟，日前所言，其實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竟被他算無遺策了。”便把從前騙起，直到昨日方露的事說得干干淨淨，並二老亦多不悅，故此相求之意，告懇的畢，總兵假為吃驚道：“這怎麼處？前日小弟將二兄斷不復納之意說得天翻地覆、海枯石爛、萬無是理，今日叫小弟如何開口？真正是為淵掃穴、為山造勢，真真

哀懇總兵。總兵笑道：“二兄如此苦求，挨我面皮不著，只得做做馮婦看。”於是別了二學士，二學士再三叮嚀“耳聽好消息，眼望旌旗捷”的話，立等他回音。

總兵去了半晌，即便回來，二學士忙問佳音。答道：“音似佳，而尚在半佳之間。二老初然聞小弟之言，渾如冰炭不相入矣，後來見小弟再三苦勸，真正舌敝耳聾了，才道：‘老夫之意有何作難，但是小女道學士罵得太狠，立定主意，叫老夫也難主張。如今既是萬兄這等委曲勸慰，且待賜娶這一日，去娶一娶，再作道理。’”二學士聽他話頭不痛不癢，半尷尬，沒奈何，只得別去，心裡捏著無數鬼胎。

看看到了吉日，果然打起欽娶牌。萬頌公、秋人趨兩個冰人先往，然後二學士打扮得真正風流，兩乘花轎，高深黃傘；點起流星火炮，一路如雷，鑼鼓喧天，笙歌鼎沸；騎從如雲，旌旗蔽日，夾道之人，駢肩累日。此夕何夕，真正熱鬧無比。到了太僕家，二老故意偏不出來。僕相念了幾遍詩賦，方才慢慢出來，道：“二位賢契，今日是娶相小姐，還是娶章小姐？”二學士曲躬答道：“文小姐也要娶，章小姐也要娶。”話未畢，裏面來了兩個侍婢，一個是紅萼，對著雲學士道：“家小姐命小婢前來對老爺說：‘小人、奸人、丑人，怎配得正人君子！老爺當面錯過，也無懊悔。如今家小姐情願嫁了石霞文，做個衣冠中禽獸了。’”雲學士忙道：“煩姐姐傳言，下官當日但認得石相公，不認得文小姐，以致出言得罪，容合晝後謝罪。”一個是白蘋，對著水學士道：“小婢奉家小姐之命，伊人不惜美人腸，反罪文小姐相負，不識相水蘭好言。今願嫁了雲湘夫，兩個負心人做一起罷。”水學士忙道：“下官當日道是石相公負我，今日方知我負相水蘭。種種繆發之罪，一並異日負荆罷。”二婢唯唯而去。萬頌公道：“二位兄詩才最易動人，何不做起催妝詩，以打動兩位佳人耶。”兩個果然依言做來。雲學士提筆寫道：

十年不識姮娥面，今日方思張敞眉。

喜看三星久在戶，迎雲霞彩莫遲遲。

水學士提筆寫道：

含章殿裡有梅花，照水多情未有涯。

為望壽陽忙降步，春風幾度長蘭芽。

寫完，雲學士向文尚書深深一揖，把箋雙手遞過，道：“仗岳丈吹噓。”水學士向章太僕深深一揖，也把詩箋雙手遞過，道：“望泰山鼎力。”尚書、太僕道：“只是小女執拗得緊，也罷，為你只得再去相勸。”

那兩個小姐，要勸他跪門求見，兩學士偏不提起，今見了催妝詩，便舊詩題兩句，改了兩字，要打動他。忙寫來，叫兩婢把詩題放在盤中，隨尚書、太僕出去。兩個道：“小女被老夫一頓發作，意已轉了，只是嫌催妝詩不是這般做，特出一題另做，要會意著了即便上轎。”二學士笑欣欣道：“要做詩，便做百首也不妨事。”忙叫拿題來看。只見紅萼、白蘋捧盤來道：“昔日李適仙在明皇前，楊貴妃捧硯；今日老爺在夫人前，我兩婢捧盤了。”四座無不傾倒，偏是兩學士一見了題，默默不語。你道是什麼題？水學士是“跪到水窮處”，雲學士是“坐看雲起時”。兩個老岳見了他光景，只管暗笑，問道：“二位賢婿，為何見了題不動筆？莫非疑難不好做麼？”兩學士一笑道：“令媛小姐意思，無非要小婿不食前言耳。只是堂堂學士，像什麼體面。”萬總兵近前道：“二兄當日果是有言麼？”二學士道：“有是有的。”頌公道：“駟不及舌。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二學士沒奈何，只得隨了二婢進去，到小姐臥房前，雙雙跪倒。紅萼、白蘋捧盤在側，雲學士忙寫道：

承命“坐看雲起時”

慢笑輕霞壓瑞雲，霞開雲起自殷勤。

卿須憐我黃金膝，翡翠衾中謝綉君。

水學士忙寫道：

承教“跪到水窮處”

百兩黃金賦好逑，巫山有水池中留。

欲交金屋芝蘭友，屈膝相邀下鳳樓。

兩個做完詩，端端跪著，猶不敢起。二婢忙將詩送進去看了，出來笑道：“小姐有命，以後老爺再不要倔強，今日是個榜樣了。起去罷。”二人真正如奉了聖旨，將令一般，方才欣欣出去。

萬總兵笑道：“小弟正在那裏坐看雲兒起來，而長跪請教，又疑水兄之技窮矣。如今恭喜了。”無一個不笑倒。然後小姐上了轎。到了院中，天子正將金蓮燭送到。此時玳瑁筵前，花燭交輝；錦繡屏邊，珠翠林立。琥珀杯中，與人面瓊漿相映，鳳凰池畔，書仙同玉女俱臨。這些富貴之象，不消說得，而其交天拜地，婚姻的舊套，人人眼中看見，不必細細分說了。是夜兩個佳人配一雙才子，魚水和諧，連枝樂事，不問可知，正是：

舊時觀面難逢面，今日齊眉即畫眉。

大抵姻緣天所定，桃源有路不終迷。

且說雲學士合巹之後，重新與夫人見禮，燈下仔細端相，方信真正是石霞文，便問他假名投托許多脫空的事。文小姐方把被難不得已，及承太僕許多見愛緣故剖露明白。雲學士拍案叫道：“原來夫人如此錦心繡膽，卓識奇謀，我雲劍何幸而得蒙締配！但恨眼力庸庸，不識人耳，就是跪到今日，亦所甘心了。”到了次日，水學士來到，相為稱賀，亦以脫閑。致問湘蘭，方知都是文小姐之計，大為屈服，因請見雲夫人。水學士道：“謹謝大媒。”雲學士忙問，方知又為湘蘭訂婚之故，謂水學士道：“我與夫人舊朋友也。而今則反復為新朋友矣。兄與我本不過相知也，而今兄為小姨夫，弟為大姨夫矣。”

正在談笑之時，萬總兵、秋人趨到來賀喜，文尚書、章太僕也都來到。真正是良友一時會，主親此日偕，好不快活。太僕忙道：“前日聖上有言，合巹之後，登朝謝恩，今日不可忘了。”雲、水二學士忙道：“岳丈不言，小婿幾乎忘了。”忙叫兩個夫人妝束好了，太僕、尚書、二學士俱一同入朝謝恩。

天子見一對佳人、一雙才子登朝稱拜，如鳳凰來儀，麒麟遊苑，心中大喜，因問相氏女何不入朝。文尚書、章太僕並將前後事情逐一奏聞。天子亦贊雲夫人膽智之奇，賜宴一席，對兩狀元與二夫人道：“卿家夫婦遇合，如此之難，朕知雲不可以無水，水不可以無雲；雲不遇水，水不逢雲，亦不足以成文章也。卿家詩詞想為余技了，朕今日命汝夫婦各將前後事情合成一調俾填入樂府，將來奏之，以見文章至此而極也。卿以為何如？”四人都謝恩道：“惟陛下之命，敢不聽從。”雲學士又奏道：“世事如於此，而臣偶始於斯，今

劍在總兵萬人雄處；臣困在於蘇，則藉臣友秋人趨。伏乞將道玉旨，召彼二人，並將寶劍上貯武庫，而後方有始有終矣。”天子果降旨召了萬、秋二臣，人趨帶劍獻於天子。天子見了此劍，愛賞無已。四人便將始終之事合成傳奇一調，完時呈上聖覽。天子尤為矜異，即命樂工悠悠揚揚奏上：

“真珠馬”（雲編）龍泉惹起風波險，避禍潛蹤心自遠。良友相拋閃，此際功名淹蹇。愁莫遣，效梅福當年，堪羨。

“二郎神”家鄉遠，恰喜得逢秋，榻懸夜半。僧舍棲雲緣不淺。鐘玉妙楷，丹青可也相傳。早有扇上鶯，聲聲宛轉，那活水源頭沾染。又不道秋光滿，正樽酒豐生，故人會面。

“集賢賓”（文編）良宵佳句聯已半，登樓傳有玉粲。那片幅霞箋，忘檢點，將巧思索成情遠。此際兩心盡見，喜堂上靈椿諧願。一病染，若不是傳詩翰，只怕你青黃難辨。

“簇御林”叢蠶路，賊勢顛。我嚴親，奸黨陷，慘離情，半刻兒軍聲遠，那飛雲飄渺他山畔。蜀道險，孤身危殆，借劍投巡按。

“前腔”（水編）憐才念，意頗堅。為梅生，心素羨。走天涯，不惜去都尋遍。那秋風忽把雲光掩，真難辨。無端邂逅，雲水方成片。

“前腔”如膠漆，氣誼堅。到皇都，投國監。喜元魁，麼六分相佔。謝天恩，共賜登金殿。諧素願，功成滅寇，凱奏天山前。

“皂羅袍”（章編）繡閣開，拋針剪。聞東床有客，媒成湘蘭。初道是三生石上締良緣，卻原來，黃家崇嘏來相騙。無情夫婿，疑他竟變，一朝漏泄，哀腸訴遍。感多嬌，並諧姻眷。

“前腔”姊妹恩情非遠，喜羅浮有牽，佳人腸斷。哥哥假冒檢書仙，多年石女何曾變。把書生瞞卻，苦心一點。枝頭照水，含章有殿，那梅花竟變蘭花面。

“前腔”（雲編）喜與故人相見，忽變生倉卒，謝他眷戀。慕才江左整行鞭，歸來忽遇西湖畔。即連鑣帝裡，速尋舊眷。奈顛顛倒倒，疑城起怨。今日裡，雲飛石破天章顯。

“前腔”（水編）幸得功成三前，謝聖君賜娶，金蓮送院。卻不道木蘭到底是湘蘭，若霞即是霞文面，把新朋舊友雙雙遂願。兩姨大小，親情不遠，編成了絕妙文章傳。

“前腔”（文編）借劍來投巡按，感相留日暮，雌雄莫辨。忽將繡幕紅絲牽，願天速把男兒變。賴談心閣下，夫妻假騙；小窗竊聽，紅顏忽見。今日裡，雲章水秀文章現。

“前腔”（章編）誰道蘭枝呈面，笑當前錯過，於今始驗，坐看雲起果奇言，地中留水逢羞臉。一門戚屬俱登金殿。天顏有喜，人人賜宴，文章如水如雲傳。

“尾聲”（雲編）我謝那侯友人，峨帽兒續遠。（水編）我謝那有趨人，秋風兒引荐。（文編）願只願聖主施恩，個個的職兒顯。

是日盡歡，天子將笑上酒器，賜他都撤回去。欽賜雲學士封留山侯，文小姐留山侯一品夫人；水學士潮海侯，章小姐潮海侯一品夫人；文尚書、章太僕俱賜一品服。尚書夫人已故，褒墓誥封；章夫人封一品夫人。萬頤公封順命伯，峨帽雷氏封順命夫人。秋人趨撮合有功，賜他龍遊縣丞。賞封已畢，俱各謝恩歸去。

雲學士將紅萼配與松風，夫人對他說：“還你一個松風作對，我不失信矣。”水學士亦以白蘋配與青峰。天子又賜給假三月，祭掃祖塋。雲學士同文尚書先到姑蘇，何老官夫妻尚在做經紀，一見歸時，不消說是歡喜的了。後來真正靠老爺小姐終身。雲學士又同小姐回河南去，赤心老漢龐眉皓首，苦守家園。學士後來入京，便將家園賜於他，鄉人無不感慕。水學士同章小姐回去，水有源也不去經商，他因無子，也靠學士終身。

三月假滿，俱到京中。二學士俱做到太卿，各生一子一女，世結潘楊之好。壽皆將及八旬，終於正寢。後代簪纓不絕。人皆以為忠貞之報雲。有詩贊曰：

忠佞由來報不差，瘠人肥己眼前花。

功名自是前生定，富貴何須目下誇。

才子難逢今絕少，佳人罕遇我應嗟。

請君試看編書意，方信文章是物華。

[返回 >> 鳳凰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